

网上免费教功 民众好评如潮

疫情在世界爆发以来, 很多教学课程都变成了网上授课, 法轮功的免费教功也不例外。加拿大的法轮功网上教功课程协调人雷时忠博士介绍说, 一个北美的民意调查发现, 一年以来, 想打坐炼功的人数增加了 30%, 我们不断收到询问, 在哪里可以学炼法轮功, 于是就开办了网上课程。“这个网上教功让我太满意了, 当晚我睡得非常好。我会参加更多的课程, 学习炼功动作, 把这些动作都记住。”这是加拿大安省京士顿市议员奥萨尼克的感受, 并发了在给法轮大法学会的贺信中, 她参加了 5 月 1 日的网上教功班。

之前, 在加拿大, 美国各大城市, 法轮功炼功点很多, 因疫情关系, 去年 10 月,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了首次网上教功,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两千人参加了网上课程。人们在留言中谈到炼功感受时, 好评如潮。雷博士的邻居桑尼亚说, 我的上颚疼痛了几周, 一开始炼功疼痛就消失了。网课学员德里斯说: 我有严重的关节炎, 但炼功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洛斯梅里留言说: 我今天跟着录像炼完了功, 感到身体里的能量流在循环,

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了! 有个非裔小伙说, 我花了几千元, 想寻求一种修炼方法, 今天你们免费提供给大家, 真是太感谢啦。哥斯达黎加的乔琳达连续参加了几次班。她说, 法轮功太奇特了, 我感到我的周天都通了。

雷博士说, 因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, 来参加网课的人越来越多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, 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。自 1992 年从中国传出以来, 短短数年传遍神州大地; 在海外, 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, 使上亿人身心受益。法轮功面向社会上每一个人, 不分种族阶层地位, 注册时无需个人具体信息。

在过去二十多年中, 世界各地的学员利用各种渠道推广法轮功, 广获赞誉。今年法轮大法日, 从世界各国政要的贺信中看到, 他们对法轮功给人类身心健康带来的福祉大力褒扬, 并对法轮功学员的长年辛勤付出深表感激。英国国会议员洛瑞在贺信中表示: 我登录了法轮功的网站, 了解了很多信息, 以及法轮大法的起源等。法轮功学员在网上推广免费教功,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, 这些付出和对社会的贡献都非常令人钦佩。

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

三月中旬, 一个高级别的政法官员找到我说: 现在我们都紧张, 可以说是人心惶惶、人人自危, 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。我忙问怎么回事? 原来在二月底, “政法系统整顿工作”正式启动, 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器, 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, 举报时可用实名也可匿名, 而且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。这名官员以前听信了中共的造谣污蔑宣传, 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他深有感慨地说: 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, 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,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、造成什么伤害, 都不会受到追究

处罚。我们干的那些事, 都是共产党培养、纵容、甚至逼出来的。现在我们却成了要被清除的, 你说讽刺不讽刺? 共产党太坏了! 听到这儿, 让我想起老百姓的一句俗语: 放鬼的是它, 捉鬼的也是它。

疫情封城期间, 该官员被调到武汉维稳, 目睹了共产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、一味隐瞒疫情、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等种种恶行。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时, 小区民众大声喊“假的! 都是假的”时, 他就在现场, 受到极大震撼。与此同时, 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诚心念诵“法轮大法好, 真善忍好”九字真言, 使症状减

风向大变 武毒所情报将解密

这几天, 武汉病毒研究所再次成了全世界的聚焦点。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泄漏, 被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、政要所接受。美国总统 26 日下令, 要求情报部门在 90 天内对疫情起源进行更仔细的审查。同一天, 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, 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所有与病毒起源相关的情报, 包括疫情爆发之初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信息。这项法案一旦生效, 解密的文件可能包含: 武毒所与军方的合作研究活动、武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的具体内容、2019 年秋季遭感染的实验室人员的相关信息等。

与此同时, 世界媒体也跟着转向, 不再提及“阴谋论”的话题。科技巨头脸书逆转立场, 不再删除有关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帖子。脸书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, 我们将继续与卫生专家合作, 并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和趋势, 定期更新我们的政策。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博士日前也改口称, 不相信病毒来自于自然。多名全球顶级病毒专家均表态, 希望重新调查病毒起源, 不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泄漏。这些专家包括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雷尔曼、贝勒大学医学院院长霍特斯、剑桥大学微生物学家古普塔等。此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之中, 公众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更重磅的信息。

轻、直至痊愈。有一个村子, 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, 却得不到党媒所宣称的任何“医疗救助”, 无望之下, 村干部带领村民高喊“法轮大法好, 真善忍好”, 结果凡是喊了的人都闯过了生死劫难。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之下, 他终于明白了, 中共邪党在害人, 法轮大法在救人, 邪正分明! 从武汉回来后他就找到我, 叫我给他们全家都办理退党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, 中共一手造成了法制沦丧, 是一切乱象之根源。

世界在区分中共与中国

目前中共不断推行狼战外交，令欧美、澳亚甚至非洲国家都对中共本质认识得越来越清楚，中共在国际上也空前孤立。在美国，尽管共和党、民主党对国内问题上有很多不可调和的分歧，但是对中共的态度上，两党之间基本没有重大分歧。民主党的参众两院领袖，从来就没有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出过真的异议，而现任政府的众多部门，大多继续维持前任的政策。前美国国务卿助理谈到，这一结果都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事实，那就是中共自己的言行。中共对世界的种种做法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的蛮横作风，是非常令国际社会不齿的。

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确表示，必须把中共和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，中共与中国人民不是一体，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。不论中共如何跳脚、歇斯底里地反对这一说法，其实这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。中共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老百姓，所以对老百姓极尽严厉打压、监控，包括思想信仰、日常起居、经济活动、工作升学、甚至婚姻生育。谁公开表达对共产党不满，那就抓你、打你、关你进监狱。所以国际社会看到，中共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

各国政府不仅仅把“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”当成一个基本认识，而是要把这一认识落实到实际政策上。

美国国务卿近日宣布，制裁成都市前“610”办公室主任余辉。美国签证官员表示，基于国务卿指示，美国将停止向中共的移民局、安全部、公安部等现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颁发签证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已经发布指南，强调凡是共产党员或与之有关联的成员，在申请移民时都不予受理。消息传出后，在“全球退党服务中心”网站上声明退党及办理《退党证书》的人数激增。与此同时，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，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与支持。

今年5月13日“法轮大法日”前后，世界各地的州、市、郡政府对源自中国的“法轮功”颁发了数百份褒奖与贺信。去年底，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议会特别褒奖中国女士王春荣，感谢她多年来为社区做出的积极贡献，尤其是疫情期间对老年居民的关心（王春荣原是大连市信诚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，因修炼法轮功遭关押三年多，中共封了她的公司，她被迫出走）。从种种政策可以看出，“中共不等于中国”已被世界广泛认知。

退党声明

我曾经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，努力工作，积极向党靠拢，是同事中最早入党的，对此我曾感到自豪。1959年前后，我哥哥因言论被定罪、打成了现行反革命，吓得我马上动员母亲和弟弟与他划清界限，更不想让孩子们知道还有大舅这个人。文革期间，我更是怕的要命，怕因“成份”不好，运动随时会落到自己身上。在拚命工作的同时，我在政治上表现极左，生怕失去党组织的信任。战战兢兢步入老年后，自己的女儿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入狱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孝顺温顺的女儿为什么会坐牢？

反思我一生走过的路，共产党带给我的就是恐惧与灾难，而我却为这个党卖了一辈子命。因为我的极左思想，害得家庭解体，孩子叛逆，到老了孤苦伶仃。通过了解真相，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。以前也知道共产党贪腐遍地，但一直不愿正视，不愿否定自己一生走过的路，因为这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。如今面对黑白颠倒的现状，我决心退出西来幽灵共产党，做一个明白清醒的中国人。（声明人：黄珏）

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

北京画家许那女士，曾经在北京女子监狱经历过11种酷刑后，活着走了出来，记录下那段骇人的真相内幕。如今她又身陷囹圄。再读她的记述，仍令人感触至深，下面来分享其中的几段：

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而不是中国的监狱。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，人可以迅速死亡，而在北京女子监狱，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。反复经历漫长的酷刑，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，随时检测你的体征。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，比如：劈叉，将双腿拉开成180度，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，反复按压。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：这个办法好，因为疼痛难忍，但又不伤及骨头。

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，而中共治下的监狱目的是

摧毁人的精神、良知。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，一个警察对我说：“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，把你的大脑摘掉。”那些自以为自己在中国自由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摘除了精神，生活于一个无形的大监狱中。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认同它存在、认同它应该继续存在，所以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，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。

我受到传媒的最深刻的教育，不是在大学课堂，而是在监狱。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，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。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，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，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，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，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。这次采访后不久，一名法轮功修炼者

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，最后称她为病死。我因检举、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，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。几年后，同样被“病死”的是我的丈夫于宙。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，他为了于宙的死做了伪证，他说他不敢讲出全部，他害怕被警察灭口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因政审不合格，尽管分数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，也被拒收，入了传媒大学。1989年六四学潮时，我和同学上街游行，共同打出“新闻自由、言论自由”的标语。六四以后，我决心离开广电部，改行成为自由画家，对世事不闻不问，以为从此可以岁月静好。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觉醒，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不正义都离我很近，它最后真的发生在我身上。这个世界每一件不正义，即使离你很远，也与你息息相关，因为它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。